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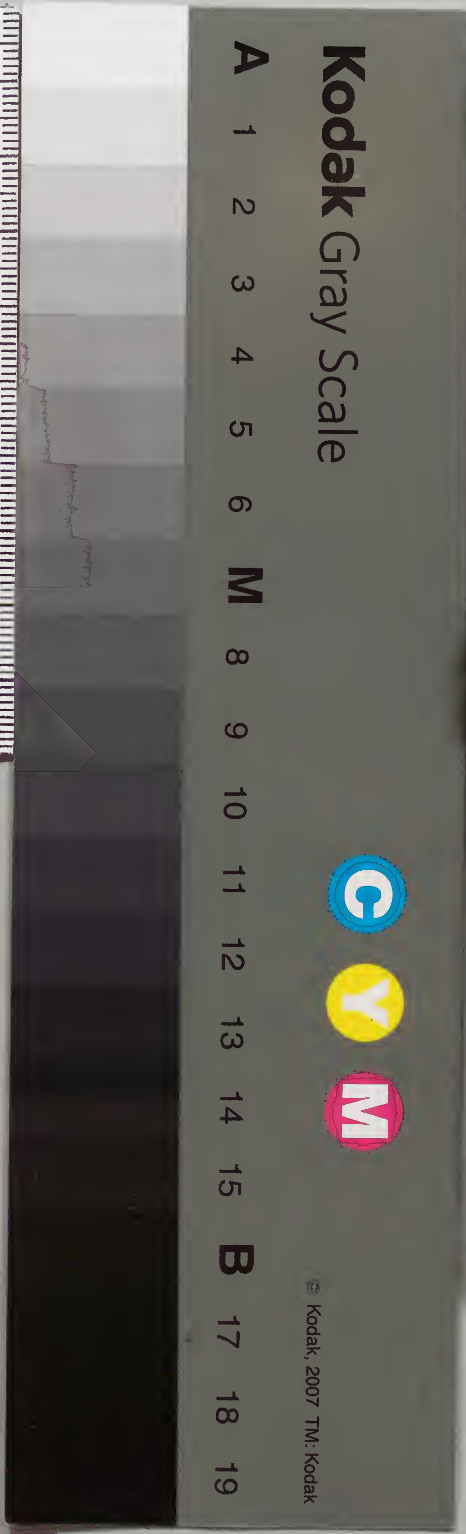
詩經說約

十

漢書門		
八	九	類
二	一	號
六	二	函
一	一	架
西	冊	冊

內閣文庫		
八	九	漢書
二	一	號
六	二	函
一	一	架
西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19
冊數	14 (10)
函號	273 225



詩經說約卷之十九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草文庫

三島文庫

大雅三

說見小雅

太全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既沒在上天而昭明何非也歟不顯不顯帝命不特文

王陟降在帝左右詩云言首言以說切之豈文王三德切此故于降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
不特猶言豈不特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

上句言文王既沒
神靈復在上天而昭明

詩經說約

卷之十九 大雅

截簡結

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没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疏義集傳受天命自今始今字即文王孫子之今日也或謂此為文王時是不然集傳首言文王既没而其神在上周邦之命以此而新則命之新也在今文王子孫之今日矣大氏文王有

德而為天人所歸是為文王之受命子孫蒙其福澤而君天下斯正可見文王之受命此詩以戒成王則在成王時歌之又所以此今字為文王時乎○文王之德老塞宇宙貫徹古今不以至矣而有間故其神之昭於彼即其德之顯於此時者方應其期之謂天運肇啟曆數方來也○此章首尾皆言文王與天為一故成王得以君有乎天下但帝字比天字為親切左右字比正字為親切陟降字比昭字為親切蓋欲極其形容而推原其故以辭賡之故反覆申明必至於此乃止也

增釋許氏曰自后稷始封至文王即位一千九百一十三年武王即位一千一百四十二年滅商一千一百五十六年
大金華谷嚴氏曰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鄴陽

董氏曰朱漢上云人之死各逐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况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文王在上尊瞻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於天與天同德也○問受天命如何朱子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有不容已○問文王陟降曰理是如此若道真箇一上一下則不可○慶源輔氏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同蓋非貌說實理然也○豐城朱氏曰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

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其德之顯自其在天者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

六帖德顯則取法為甚近命時則垂裕為無窮

麟按詩柄自昭通章然曰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而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便覺字字斟酌疏義云今指作詩時者是也三句接二二昭注相承而不顯不承分當開說末二句又即首二句意再加申歎然維新意未完故集傳補是以子孫蒙其云云以足之要敬天法祖不言而皆為引端即戒意亦寓雖謂詩柄意備本章者又何不可也集傳天亦叶鐵因反古義天新真韻時叶上紙反右叶羽已

反古義紙韻亦依韻兩句一連四句一截注蓋以文王之蓋以
 自喚下是以字非推原語可以不用○玩豐城朱氏注則下四
 句覆說上四句也但上四句順說下四句倒說與愚說又稍異
 覺集傳是以周邦益以文王等虛字處一斤兩無一空隙○世
 皆言朱子詩集傳佳然或問何處最佳當無以應也蓋皆由不
 能細心體會耳如此章以八句合看則如麟前說亦自可笑以
 四句一截法求之而乃覺豐城之可味則謂上順下倒者亦斷
 乎不易也詩集傳雖無不佳然此等當尤其最著精神處不可
 草草讀過○此章以八句合看尚混帳以四句一截看方有頭
 緒講書作義理盡此矣且朱子注諸經書又不專為講書作義
 如乏何其可不體會也

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言文王三德慶非世也今周已天陳施其德沃而錫周成其子孫久而世
 又至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曹魯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
 賦也曹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矣維也本
 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
 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
 是以上帝敷錫於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末
 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
 匹休焉

大全孔氏曰適譬本幹庶辟其枝也士者下至諸侯及王朝公
 卿大夫總稱○黃氏曰文王德澤廣及其臣士非惟周召尚父
 泰顛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為無窮而其餘者亦皆世守爵祿世

獨忠誠以輔周家之子孫。華谷嚴氏曰：使周之臣子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此述文王德澤之遠也。○廬陵袁氏曰：不巳之體也。令聞則不巳之形見也。陳錫于周子孫百世，仕者世祿，不巳之效驗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不巳專言德者，周公若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夫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麟按古義，巳子紙韻，兩世字寘韻，亦依韻。兩句一連四句一截。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者，言錫是福於其孫子也。此處當讀住。下又頂鍼前句衍出，本支重百世意。凡周二句亦重，亦世百與。不巳相關不顯云德者，即前章注則其德顯矣。之德字顯。

字故大全嚴注最當。黃彭說稍異者，世德則自世祿，世官祀享敷伐理亦不易也。本注文王非有所勉等，是推原解非語氣。維文王孫子下亦少一頓接，不可依不白子孫曰孫子者，便韻非施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禔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榦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榦，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嚴緝多士為國之楨。翰墻恃翰而立。國恃人而立。○釋詁云：楨，翰儀也。舍人云：楨，築墻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皆二榦也。疏云：榦者，築墻所立之木，然則楨也。翰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翰。鄭以此為榦事之臣失之矣。

疏義注此承上章而言者，承上章專以入臣之世言也。多士，即今日傳世之多士。文王之國，亦今日文王子孫之國也。觀注兩此字可見此文王亦以其今日在天之神言。

大全安成劉氏曰：注其傳世其謀猷兩其字皆指周士。麟按此章亦當依韻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正是世之不顯厥猶翼之。二句說到着落處也。讀住王國之生以下，又以贊美其有用而足寧文王之神，另二套話大約

句為兩截者各四句為一套而又彼此回環說詩未有出範圍者。聚岡乃欲前章於三句截此章一句截皆非是。○釋詁云：楨，翰儀也。者注曰：儀，表亦體榦。又古義云：按楨榦相似而實有異。費誓：楨乃楨榦兩舉之。知其非一物也。書傳謂題曰：楨傍曰榦。疏謂楨當墻兩端者榦，在墻兩邊者其說確矣。則此解愚於之屏之翰句已及之。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嚴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賦也。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

致則心自明若及
引國得慶而明即
之所不已也譬如四時之
代明

詩經

卷十九

大

維翰

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疏義凡入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深遠之意。惟不顯篤恭者有之。○穆以盛德氣象言敬。則指言其德之實也。緝者緝此敬。熙者熙此敬。文王非有意緝熙之純。亦不己自有不能已爾。此聖德之極致。聖學之極功。凡其所以昭於天。聞於人者。皆由不己其敬而致然爾。○此詩專戒成王。所謂福者皆以今日受福言。故陳錫哉。周駿於君。臣傳世之餘。假哉天命。驗於商。孫子來且之日。文王之福澤。而子孫受之。是受天命自今始也。以此證之。則謂其命維新為文王時者。益見其不然矣。○大。全。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故。推。本。而。歸。之。耳。

麟按此章亦在四句截通解。欲于一句或三句截者。斷非是。但此詩七章不獨每章首尾連環。另為一體。而凡四句截處亦多。含吐不盡。必俟後四句頂鍼接下。以相足成之。如文王孫子王國克生。及此章之商之孫子。後章之厥作。裸將。上夫之載。尤最顯然者。故曰四句截者。亦只於此處一頓。意仍藕斷絲聯。一章之詩。必為一意。而段落分寸。則有累畫勿拘俗說。傷其正體也。古義止子。紙韻。億服。職韻。依此轉折。服集傳。叶蒲北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嗚王之蓋。且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裸。灌。浴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

也黼、裳也。哂、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時主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益傷微子之事，而痛殷之亡也。歐義詩人既先引商主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之衆士以戒周之羣臣，以謂殷之衆士乃服其服而來助周祭，猶服其殷服者。

見其亡國之故，臣也。

呂記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

嚴緝疏曰：此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裸將。其作裸將也，服殷之常服黼裳而毋冠也。○祭統云：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郊特牲又云：既裸然後迎牲，是裸為祭祀之始，故為重也。

疏義假哉，天命固為可喜，而天命靡常，又可畏也。然則觀諸殷士而知彼所以失天下之故，可不思念文王而知我所以得天下之故哉？所以承上章之緝熙而起下章之修德也。

木全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以將為送，言灌時送爵行之也。於禮王正裸，后亞裸，而殷士助祭行灌也耳。○華谷

嚴氏曰：雉，誥王入太室，裸謂以羊瓊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飲，灌於地，故謂灌。裸，灌古字通用。宗廟有裸，天地大神不灌。○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孔氏曰：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華谷嚴氏曰：黼裳，商周所同，黼裳而昇冠，則商之制也。○毛氏曰：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九峯蔡氏曰：修其先主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主之法也。賓以客禮遇之也。○慶源輔氏曰：殷士雖膚斂而裸，將于周京，天命所存，不敢違也。此盛德之事，漢唐以下皆不及矣。夫以殷士服殷之服而助祭於周焉，最可念也。最可警也。故於此呼王之蓋，且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劉向所述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憂思慘怛，有不能堪者。蓋孔子乃殷後而向亦宗室也。○西山真氏

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於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也。古義禮記云：殷人冏而祭，又曰：殷人冏而葬。蔡邕云：冏，冏皆以三十升漆布為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取以持筭。麟按：此章亦四句。截京集傳叶居良反古義常京陽韻，冏祖，摩韻也。上四句從商孫子說，到殷士之裸，將下四句又接言殷士之裸，將而表其所服，以望念祖於蓋。臣雖本戒王而殷士王臣為相因，以類廬陵說亦有當。

○無念爾祖。事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事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亡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疏義此詩凡八言命。此章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祚言。通解法祖鑒殷。雖是兩段。末句亦見得不容於不修德。以法祖意。

講意法祖以永周之福。鑒殷以免殷之禍。

麟按此與下章亦俱在四句。截此兩段。由法祖說到鑒殷。下兩段復由鑒殷說到法祖。亦是迴文意也。無念爾祖既承上文自當姑就蓋臣說。以不失不敢斥王之意。商者契所封之地。後湯以為代號。至盤庚遷殷。張守節云。自湯已下號商。至盤庚改號曰殷。是也。然詩言商。又言殷者。恐是偶然屬筆。不必有意。古義謂言商。主世系。言殷。據區國。議非不精。要大明自彼殷商。殷商之旅。兩字並舉者。又何解邪。福集傳亦叶筆力。反古義德福職韻。帝易寘韻。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賦也。過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乎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苦紂之自絕於天，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疏義善譽，猶二章所謂令聞也。宣而昭之，亦欲如文王之不已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二章言文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言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新安胡氏曰：此篇首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終言天無聲臭儀刑文王，天其文王乎，文王其天乎。○安成劉氏曰：天高在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為天之主宰，而文王之神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天帝所在，即文王所在也。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為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為文王於穆不已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已者，文王之誠也。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已矣。

通解儀刑用乃字，字者心悅誠服之謂。

六帖上夫之事字渾說或以禍福與言則可度思矣
 麟按集傳躬叶姑弘反天亦叶鐵因反真叶初尤反孚叶房尤
 反乃無下正音亦奇

文主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既作味其詞意
 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
 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
 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
 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
 商則不惟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於周也五章
 言絕商之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

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
 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於夫入之際興亡
 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
 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
 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
 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於
 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
 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
 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
 脩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太全慶源輔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為始終者又可

見於此。二程先生掣出此「丁」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實無以為進德之階也。○安成劉氏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柰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為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為今主也，宜哉。

語類文王詩直說出道理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於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孔疏：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鄭注書序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紂，後立為后，生受，然則以為后乃生受，故為正適也。麟按：集傳上叶辰羊，反古義陽韻。受紂以音同通用。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

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媯。

內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

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孔疏：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於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

大，奴省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

大，蓋避大姜故也。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則王季未為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於王季，故其辭

若王季為君之時言也。

呂記：朱氏曰：殷商，殷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

嚴緝乃配王季，而與行德同志意。

疏義：維德之行，言凡所行者皆本於德也。以大任配王季，而皆

維德之行，天故為生文王之聖，是周家以明明之德受赫之

命以矣。

大全：曹氏曰：摯，仲氏任，繫於姓而言之，以為王季之配也。今曰

大任，繫其子而言之，以為文王之母也。○列女傳曰：大任端一

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

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

大任為能胎教。○慶源輔氏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為行也。

只此一句，足以盡王季大任之事，可謂辭約而義博也。○定宇

陳氏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々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大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大妣皆是也其意深矣古義國名記云蔡之平輿有摯亭一統志云平輿故城在河南汝寧府東氏任者其氏所自出之姓曰任按唐世系表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於摯祖已者仲也後也來者內辭也對彼稱來嬪爾雅云婦也曲禮疎云婦入之美稱可賓敬也孔云曲禮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按就夫家言之曰來嫁自夫家言之曰嬪互文也皇王大紀云季歷有謀能斷守正

而和昭臨無救勤施無私教誨不倦順以事上比以親民慶賞刑威政自己出四鄰服馬娶於摯曰大任亦有賢德容貌恭肅齊如也身毛傳云重也鄭玄謂懷孕也孔云以身中復有身故言重生文王之歲大紀謂在祖甲三十十祀即娶大任之年金氏通鑑前編則謂在祖甲二十个祀麟按集傳京亦叶居良反行亦叶戶郎反古義亦陽韻○維此文主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講意此章言文王之德首二句截下分天人昭事與不回皆從敬字說去上是以敬而得天下是以敬而得人也受方國不過

三分有二以服事殷

說通昭事以此小心翼注者事之也不向惟翼注而始能不回也

麟按集傳福亦叶筆力反古義職韻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主初載天作注方之合在洽之陽注在渭之陰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

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太邦

幸國也子太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

天之監炤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主之初年而默

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溪當文主將攝注下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

非人之所能為矣

蘇傳洽渭之間大姒父母國在馬馮胡洽陽是也

呂記穀梁傳曰水北為陽毛氏曰浹涯也

嚴緝曹氏曰集翔而後集之集言有所擇而就之也

六帖徐士彰曰天命必有所厭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裔

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鑒觀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

古義范祖禹曰大姜炎帝之後太任太昊之後大姒大禹之後

大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徧於天下

大姒之德也

麟按集傳集昨合反與合叶浹羽已反與子叶今韻浹于本同

在四紙集讀如絕常燕方言亦爾

詩經

卷十九

大雅

詩經

○大邦有子，天子視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賦也。視，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視，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鄭箋：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

釋文：磬，譬也。
 本全兩雅曰：造舟比船為橋，維連四船，方舟併兩船，特舟單船，足解，視天妹猶云相作仲也。
 麟按：集傳不顯也，惟疏義本及晟舍閔家本有此四字。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紂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賦也。維，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太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右，助，變，和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繼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毛傳：莘，太姒國也。

孔疏：如，是其姓，莘，是其國。
 呂記輿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王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為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變伐也。嚴緝：周為國號，京其所都之邑也。

詩經

卷十九

大雅

詩經

疏義皆赫赫在上者為之。

大全豐城朱氏曰有大任為之。母復有太姒為之婦。故謂之鑽。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解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燮。言其無慙德也。

六帖章首五句。即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章疊句體。

古義說文無莘字。當作辛。唐世系表云。啓封支子于莘。辛。齊相。近遂為辛氏。其地即今鄆陽縣。春秋時屬晉。一絕志云。縣東四十里有夏陽城。內有周文王妃太姒墓。夏陽一作下陽。羅莘謂下夏字通。乃號地。故周語有神降于莘。內史過以為在號。受之。即此莘也。至姜婁之厄。散宜生求有莘氏美女。獻紂。則以其為

大王外族故耳。

麟按莘字。集傳無音。六帖無韻。惟讀詩記。疏義大全俱所也。反。魯詩世學。施申切。則雖京叶居良。反。行叶戶郎。反。與第二章同。王京行王商。俱為韻脚。以理度之。必有命自天。以下當三句。一連。鑽女維莘。長子維行。二句。一連。篤生武王。以下又三句。一連。而不拘。二句。一連之說。亦斷無疑也。但前三句以王京為叶。後三句以王商為叶。中二句莘行各讀如字。未嘗不佳。似凡行字亦不必盡以戶郎為叶。乃古義獨欲以莘字并叶戶郎。字彙亦云。莘又叶戶羊。切音商。國名則此章除有命自天。保古命。爾外六句皆為一韻。尤為至善。但不應集傳闕注。呂氏以下。又有所中。施申之云也。又洪武正韻。莘。疏臻切。地名。則亦如常說。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
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
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於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
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
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
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古義旅毛云衆也會說文云合也又云平地有叢木曰林孔云
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書武成篇云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鬻子云武王率其車以伐紂紂虎
旅百萬陳于高郊起自黃島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

記亦云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括地志云今衛州地即牧野
之地武王至牧野乃築此城一統志云河南衛輝府汲縣本殷
牧野地牧野在府城南陵西社朝歌之南武王伐紂陳師於此
麟按注而皆字起則維字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轟轟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駟馬白
腹曰駟轟轟強盛貌師尚父大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
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
會朝會戰之日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
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詩經卷之九
大序
能廣居

大全孔氏曰檀弓亦言戎事乘顯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
○廬陵彭氏曰當癸亥之夕侯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陰曀之中
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
出之豈不快哉○安成劉氏曰此章可以見天位殷適而不被
四方焉可以見天之難信而為君之不易焉又可以見有明明
之德則有赫赫之命焉首章開其端此章終其意惟以紂與武
王觀之則成王之西當監者夫豈遠哉
麟按集傳註叶鋪郎反明叶謨郎反古義亦陽韻其段落別於
野洋洋至至三句為一連師衆盛也維師尚父至武王三句
為一連將帥賢也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二句一連亦不以常法
為拘會朝會戰之旦者本蕭由鄭氏此是慮勝而後會會字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名義見小吳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
太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
文王太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
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
及下篇皆為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大全華谷嚴氏曰首章泛言天人之理見殷亡之由為美
文武張本次章乃述太任生文王其後乃又述文王生武
王及伐殷之事以成首章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慶源
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
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

詩經卷之

卷之九

大雅

卷之九

詩經

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
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嚮形聲之相似
皆非苟然也又曰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章言周
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有人力之所不得與
者後兩章言武王順天應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
成王聞之思天命之不苟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得則
兢兢業業以保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

絲絲瓜瓞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置父陶復陶穴未有室
比也絲絲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
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函
也古公號也置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太王焉陶窰竈也

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函地近西戎而苦寒故
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主始遷岐周以開
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
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其
國甚小此一句在下文至文王而後大也
孔疏周本紀云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是稷為帝嘗之胃封於
郟也公劉云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豳也失職者
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官也豳西近我北近狄此沮漆在
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又曰周原沮漆之間復穴
別文太車云次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復在地上俱稱為陶者
干記曰有虞氏土陶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上而為

寺巫祝內

卷十九 大雅

七

職之集

言然言然

蘇傳復復於土上也

蘇傳復復於土上也

之故謂之陶也

蘇傳復復於土上也。穴鑿地也。其狀皆如陶然。大主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

嚴緝民之初生。今日生聚之生。幽地在漆沮二水之間。幽國漆沮之上。將岐周漆沮之下流也。吉日及晉頌言漆沮指鎬京當亦去岐周不遠。

疏義自土沮漆自沮漆之土也。語倒如此。

通解陶復是窰竈之為重窰者。陶穴是窰竈之為土室者。麟按詩意但言先小而無後大。則其理不應故。爪從屬比。謂亦昭通章者。安也。陶復陶穴四字兩對。鄭孔以下說皆然。即子由正本鄭箋耳。陸羽明云陶復穴三件亦非。但陶復作重窰。

下相連。陶穴則竟在土中。狀如窰者。庶調於今古之間。蓋陶復另有說。重窰之謂亦不知。對陽何本也。六帖從漆穴室皆韻。然當三句一連。且漆室字作韻脚較穩。

古公覃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游水產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主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大主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大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之。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孔疏辟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產漆沮。

寺巫祝為

卷十九大雅

賦類

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

通解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水而上可以達岐。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為周公采邑也。

古義循西方之水涯指渭水也沮水合漆水流於渭奉天今西安府之乾州又史記云太王居豳渡漆沮世紀亦云太王避狄循漆水並存之一統志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柱山其峰高峻狀若柱然禹貢導沂及岐太王邑於岐山之下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此也。麟按集傳馬叶滿浦反下叶後五反疏義本及屐舍問家十集

傳走馬避狄難也下有率循也三字

○周原膺膺莖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膺膺肥美貌莖烏頭也荼苦菜蓼屬也飴飴也契所以然天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焯是也或曰以刀刻龜中欲鑽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太王始與幽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毛傳莖菜也

釋文廣雅云藿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藿音徒弗反

太全本草曰烏頭與附子同根形似烏鳥之頭蜀人謂烏頭莖

為董草。○孔氏曰：錫乾糖也。○春官華氏掌共煎，以待卜事。
注云：士喪禮曰：楚燂置于熇，在龜東，楚燂即契也。楚荆也。卜者
以楚燂之木燒之，於焦炸之火，既熱執之，以灼龜，其垂上燂，焦
音爵。○前漢書注曰：契，刻也。詩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
之。契音契。○三山林氏曰：大王遷岐，衛文遂禁丘，未嘗不卜，然
君臣既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卜筮也。
○杜氏曰：言先卜事，後卜筮。

古義：臘本無骨腊之名，故朱子訓臘臘為肥美，貌楊慎謂土膏
如無骨肥肉也。董菜名，先文云：根如齊葉，如細柳，蒸食之，甘爾。
雅齧苦董，郭璞云：今董葵也。葉似柳子，如米肉食之，滑者。一曰
黃土子。唐本草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董菜，葉似龍

花紫色，董汁味甘，而言苦者，古人語例猶甘草謂之大苦也。禮
記內則：董菹粉榆，即此。又公食禮：鉶毛皆有滑，注云：滑，董菹之
屬。茶解見谷風篇，飴，說文云：米蘖煎也。嚴云：內則言婦養舅姑，
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董則董是美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
茶則茶非美菜也。雨露所濡，甘苦齊實，周之原地，膾膾然肥美，
所生董茶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孔氏謂董即烏頭，且引晉
語：驪姬寘醢於酒，寘董於肉，以為證。蓋以此董為爾雅及董之
董也。說者皆謂之若為驪姬寘肉之董，則與醢毒同類，與茶菜
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詩人稱周原之美，當言宜稼宜蔬，不應
言其宜毒物也。茶雖苦得霜而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
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愚按劉勰有云：鴟音之醜，豈有泮林而

變好茶朱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僑飾尋
颺此論抑亦輕於疑古人者然但舉茶而不及董亦可以見董
為美菜不與茶苦類耳契毛云開也按契之訓開當通作契說
文云刻也左定九年畫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杜注亦訓契為刻
郭璞云今江東呼刻斲物為契斲是也契我龜者當如朱子云
或人之說謂以刀刻龜申欲鑽之處前漢書注亦云言刻開之
灼而卜之舊說因周禮華氏職有掌共燂契之文而士喪禮有
楚燂置於燂在龜束之語遂謂楚燂即契非也無論楚燂名契
於義無取即據以解此詩曰楚燂我龜有此文理否今按華氏
職云掌共燂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蒸燂遂歛其燂契以授
卜師所謂華者荆華也即楚燂也必取荆木者凡木心圓荆心

方卦之德方以知故於荆焉取之也燂鄭玄謂炬也所用以然
楚燂者契杜子春謂契龜之鑿也蓋刮其外申以視兆者既契
而後用楚燂以灼之也曰供燂契者灼契之火得之於燂故得
以燂言不及楚燂者畧之也又官既以華為名則楚燂不言可
也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用以蒸燂貴陽明之義也燂既然以
荆華注燂火吹之於其向龜申所刻之處灼之謂之燂契燂說
文以為然火也其契處既燂則有墨可驗故以授卜師使辨之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凡卜事眈高湯火以作龜致其墨注謂墨大圻明則逢吉是也
其四兆之義未詳又占人職云凡卜筮君占卦太人占色史占
墨卜人占圻卦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圻有微明以此辨

言經詩經
若木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意即所謂占卦者也然焦契之事屬之華氏而契龜又非華氏之事蓋契龜即周禮所謂作龜也木卜職云凡國大貞卜三君卜太封則眡高作龜鄭司農解作龜謂鑿龜令可熬也視龜腹骨近足處其部高可灼者先作其墨俟既灼視食不食為兆也又卜師職云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陽陰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蓋龜首尾兩旁陰腹陽背各有高應灼處辨之者如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是也國大貞則木卜親作龜太祭祀則眡高命龜以祭祀乃常禮但告龜以所卜之事而已不親作龜至小事則注卜第臨視之耳不但不作亦不命蓋皆遺其屬為之惟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貞即太貞之貞說文云卜問也以其事非常亦與立君太封等故貞龜也曰貞龜則木卜必親作龜可知已今古公將遷波周而卜則所謂木遷之貞也先作其墨視食不食者古卜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墨畫其上然後灼之灼文適順其畫是為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不食則龜不從也故雜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維食是龜之所食者畫雜之兆而何朔黎水之兆不食也

麟按上說辨甚董菜非毒大約始坦叔近馮嗣宗顧伯欽諸公俱從之但如此則注雖苦亦甘當專指茶甘字似主董亦不必作此分疏也正言兩者非嘉蔬猶甘美耳謂董是藿則子由亦同爾雅拜蒿藿註曰蒿藿亦似藜疏曰似藜而葉大者名拜又字彙藜藿草名藜亦非嘉蔬而似之董概可知也坦叔箋詩國

言終言終

卷十九

七

職集居

有三茶董偶一見耳然庸渠說家則遂無數董凡事具兩端者姑圓動取大意尤佳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強迺理迺宣迺酌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強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酌治其田疇也自西

徂東自西水泚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

太全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矣三四句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五六句總言其從西水泚

而徂東凡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盡也

六帖凡言迺者繼事之辭

古義自此至第七章先民事而次宗廟首宗廟而及宮室門社

此經綸之次第也吳越春秋云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

郭下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麟按集傳右叶羽已反酌叶滿彼反事叶上止反古義紙韻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管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為直凡營度停

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東板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

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

室宗廟為先既庫為次居室為後翼翼嚴正也

凡疏后稷封郅為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太王之時

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

之事無所掌故也

詩經

卷十九 大雅

七

職集居

邑

詩經言經
卷之九
詩經

輯錄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云云毛傳本曲禮下語

大全孔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掌管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
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象庶則掌其政教○曹氏曰量地
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致象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朱
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
一區則君之官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
焉後一區為市市四而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
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長樂
劉氏曰築宗廟之垣墉牆屏○曹氏曰此草俾立室家則定其
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
麟按此章亦三句為一連集傳家叶古胡反是上三句以徒家

為韻下三句以直翼為韻也上三句總說作冒下三句自專言
宗廟事偶句法倒裝耳古人遷國皆載主以行廟不作即先靈
未妥亦所汲汲也

○棟之陳陳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藜藜弗勝
賦也棟盛土於甍也陳陳衆也度枚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
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為堵興
起也此言治宮室也藜藜長一丈二尺以鼓後事弗勝者言其
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孔疏棟土實之於藁謂之棟棟之者衆多陳陳然既取得工送
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之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藜藜然
呂記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為堵五堵為雉何休以為堵四十五

許慎五經異義載禮及韓詩說八尺為版五版為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為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

嚴緝百堵皆同時而起

疏義五版為堵其高一丈

大全晉山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長樂劉氏

曰謂墻成脫版削其堅品以就平直○考索曰鼓人云以鼙鼓

鼓後事春秋傳云魯人之臯蓋臯者緩也後事以弗亟為義故

以臯鼓節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鳴鼓以臯

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鼙鼓弗

臯○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而言治宮室其獨詳於崇築之

其他工役為最勞至於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則人之樂事於是為至矣

○迺立臯門臯門有仇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承土或醜攸行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仇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

正也大主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

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家土大姓也亦大主所立

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木事動木衆必有事

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孔疏郭門者官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官明與郭門皆為官

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官文孫炎曰謂朝門也郭門宮之外門

應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在應門之內路寢在

寢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臯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西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為朝門也。起大事。至謂之宜。皆釋天文。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使見佑也。嚴緝。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太社之名。惟施於天子。

大金朱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新安胡氏曰。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為天子。臯門。雉門。為天子。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為臯。正門。為應。而諸侯門。當名庫。雉。朱子取毛說。證之書春秋禮記家語。而斷之。

曰。大主初作臯應。二門。後尊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當矣。○考索曰。天子五門。臯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臯。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乳其文明也。應門者。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然書猶有臯門。南門。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之別名也。爾雅有正門。則應門之別名也。若諸侯。三門。鄭氏以為庫。雉。路也。○朱子曰。大主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通立周之社。於天卜。以為太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臨川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及外。故於奉言立冢土也。○爾雅曰。宜。祭名。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

說通當時百度草創亦非必於守禮三古字俱見創見意言與始之未有家室不同耳

古義說者謂天子九門法陽九之義宮門有五法五行外門有四法四時合為九門一曰闕門二曰遠郊門三曰近郊門四曰國門及五畢六庫七雉八應九路也皆從外而數諸侯七門則以為五門少其二故耳劉敞則云天子諸侯皆三門而名不同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畢應畢諸侯有庫雉路天子外朝在畢門之內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天子內朝在畢門之內諸侯內朝在路門之內又曰何謂畢門畢者趨也王出至於此則趨也師氏掌馬何謂應門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四海之內莫不效應

也何謂畢門畢告也王者外朝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是則五門三門說各不同要之天子門制有當與諸侯異則五門之說固自可信今制亦有五門外曰大明門二曰承天之門三曰端門四曰午門五曰臯極門皇極門內正殿曰臯極殿則古之路寢也

麟按集傳仇叶若郎反行叶戶郎反古義陽韻

○肆不疹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矣維其

豨矣

先四而後序之者三从也

詩經言終

卷之九

大雅

三

詩經言終

之間也。駝突喙息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
 預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也。但不廢其自修
 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
 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
 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呂記：丘氏曰：混當為昆字之誤也。
 太全藍由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慶源輔
 氏曰：四箇矣字可見不期而然之意。○東萊呂氏曰：此章或以
 為專指大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
 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駝突之事乎？皇
 矣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斂，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

然則柞棫拔行道，允安可指為文王之時乎？蓋總敘周家王業
 積施展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安成劉氏曰：下章
 之首即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之末固通文王而言矣。蓋其
 始也。昆夷不服，而大王不墜其聞，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
 自服。一章之間，神祖聖孫實相首尾，集傳既曰大王始至，又曰
 至於其後，又曰已為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
 章及天作之頌證之，則此章通言大王王季文王之事明矣。○
 豐城朱氏曰：大王之去邠，避銀狄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昆
 夷之愠焉。昆夷之愠，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修政之由中出
 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中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
 君子創業垂統為其可繼者而已。苟失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

詩經言終

卷之九

大雅

三

詩經言終

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昆夷之竄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古義混夷即昆夷又作緄夷又作畎夷皆犬聲之轉也書大傳云文王四年伐犬夷注犬夷昆夷也亦稱犬戎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韋昭云犬戎昆夷之別名史記稱自龍以西有緄戎今按其地當在豳岐之西在今鞏昌秦州之地

○虞芮質厥成文主蹠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藥備

于曰擬以四等臣之功德而一之於此詞也

賦也虞芮一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蹠生未詳其義或曰蹠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疎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藥侮○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

人之盛也。

孔疏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能相導禮儀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是能行禦侵侮故曰禦侮

嚴緝今日質正也論語就有道而正焉謂求正之也毛以成為平謂曲直得其平則無爭也

疏義文主得人之盛如此今日喜談而樂道之詞意之詳不期而然矣上篇終之以尚文此篇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合也

勢蹶然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已所能獨致哉故周公以為四臣之助為多其辭諄復深歎其得人之盛其意深矣

其所以戒成王者切矣所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止於四人而已也○豐城朱氏曰文王之德其孚於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如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為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

益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

書亦曰無能往來茲迪彛教文主蔑德降於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材之為聖化之助亦大矣或者乃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所能為豈不異哉

語類虞芮質厥成。文王燮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
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甚。一時見之。如
忽然跳起。又曰。粗說時。如今人言軍勢益張。
古義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
虞國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開原在平陸縣西
六十五里。即虞芮爭田。讓為閒田之所。今按平陸芮城俱屬山
西平陽府解州。在河東開原與虞芮相接。俗呼讓畔城。史記注
引地理志。謂芮在馮翊臨晉縣。杜氏通典從之。非也。馮翊故城
在陝西西安府高陵縣南二里。乃河西地。與平陸迥不相及。史
記正義亦辨其誣矣。
麟按集傳率下親上。曰疏附四句。本毛傳也。孔氏依毛為疏。

具前幅。然據疏義云。疏導也。引導其下。以親其上也。引君當道
是導之。於前輔君進德。是相之。於後所謂前後者。不專指君身
而言也。以人君之德。喻於人。以人君之譽。宣於外。不疾而速。若
置郵而傳命。故曰奔走奔衝而來者。此有以折其氣。曰折衝禦
侮也。又有異同。集傳附上聲。後下五反。奏宣五反。皆與侮叶。則
成生一韻。後四字一韻。體與上章合。

絲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祖。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
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
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

言約言約
卷一
經解

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大任文王太姒以
及武王之德縣則又追述太王太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
蓋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
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

芄芄棫樸薪之楨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興也芄芄木盛貌樸業生也言根枝迫近相附著也楨積也濟
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主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
德言芄芄棫樸則薪之楨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
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疏義集傳言芄芄棫樸四句此皆極盛之所致者以必然之理
為興蓋德盛而人心一向此汎言左右之人其心歸向之也濟

濟容貌之美者言聖人之德容睟面盎背如此則其根於心者
可知

大全華谷嚴氏曰楨訓積者積以待其乾而用之

麟按棫訓白桮已見縣篇樸依集傳即為虛字蓋毛鄭理皆同
也芄芄言盛濟濟言美采薪積楨左趣右趣皆足興意映帶處
集傳楨音酉趣叶走苟反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戔戔髦士攸宜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車瓚
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戔戔盛壯也髦俊也

鄭箋璋瓚瓚也
祭之裸也右以圭瓚行中裸諸臣助以車瓚行亞裸瓚酌酒也金作圭瓚以
玉為之柄通柄中以注酒也瓚瓚二圭以之柄亦通其年以注酒也

孔疏祭之用瓚惟裸為然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

詩經說內
卷十九 大雅
識廉居

璋

言然言然
瓚亞裸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疏義瓚筆屬以圭璋為柄○宜稱也左右俊髦固有趨向之心璋判在內亦若有趣向之意儀容俊偉以奉其璋此器相稱也

大全錢氏曰裁裁衣冠偉壯之貌

古義按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裸之言灌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勺即瓚也璋其柄也頭如矢銳而穿物曰射其勺以金為之鼻者勺流也流者所以流鬯也衡者勺徑也據周禮內宰職云大祭也后裸

獻則贊先濡謂玉行初裸后行亞裸其或后有故不與則大宗伯攝之沈括云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髦士俊士之居官者

麟按集傳宜叶牛何反古義玉璋陽韻裁宜歌韻○周禮典瑞注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玉人注云凡沐皆為龍口馮嗣宗云鄭氏下繫龍占之說或是漢法不足以擬周制禮書亦云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繫有鼻而無龍占也

○淠彼淠舟烝徒楫之周主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淠舟行貌淠水名烝衆楫權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言淠彼淠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主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孔疏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主未必已備六軍。

嚴緝釋文云。在傍撥水曰權。宣主時。嚴化常侵。至涇陽。則此時征伐必渡涇水。

太全臨川王氏曰。涇則周地。興所見也。○華谷嚴氏曰。文主未

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云○北溪陳氏曰。汲汲然而

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見文主一有所往。

則六軍之眾亦必追而及之。則人心之歸向。又可見矣。于邁。謂

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戡黎之事。皆是也。助祭內事也。

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之振作

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豐城朱氏曰。國之大事在

祀。與我上章言人心之趨向。見於祭祀之時。此章言人心之趨

向。見於征我之日也。

通解人心莫同於同舟。共濟故以為興。

古義山海經云。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渭。說文云。涇

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東南。入渭。雖州之川也。雍太記云。涇水

自平涼府城西南。自嚴登源。至涇州。又東南。至邠州界。又東北。

至西安府涇陽縣界。由涇陽東流。至高陵縣。會於渭。文主自岐

伐崇。道必涉涇。按岐。即今岐山縣。與涇州連界。崇。即今鄠縣。與

涇陽高陵俱隸陝西西安府。

麟按孔氏嚴氏說六師本以後事論前人。則何。但此章主瓚瓚

瓚當時亦不必有備禮也。且周王辟主何從得此稱矣。是故高

此章言人師之文三
德
西漢一傳大而為上
於上以此世文王三德
久而化下

言經說

卷十九

雜錄

叟咸丘蒙輩皆不可以說詩集傳輯叶籍入反古義緝韻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入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文章
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久謂變化鼓舞之

也
呂記董氏曰昭回於上所以為章遐不作久甚言其作也

疏義日月星辰河漢皆天文也但河漢之體為最大河漢之長
竟天尤能為章於天者也○變化之則其遷善也不自知鼓舞

之則雖頽隋委靡者亦奮然而有為矣所謂待文王而興者如
此

大全爾雅注曰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也○須溪劉氏曰

遐不作何不也○朱子曰鼓之舞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
跳舞踴躍又曰此章只是說雲漢為章於天周王壽考豈不能

作久也上二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
○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

舞振動之身能自奮而有成哉○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人心
之所以歸向於文王者文王能有以振作之故也作久非一日

偶然之可為也必積累漸漬之久乃底於成故曰周王壽考遐
不作久先生嘗語學者曰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但兩詠

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了
詩人說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才此事已自分

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興乃

詩經說

卷十九

雜錄

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華谷嚴氏曰：雲漢倬然，明大為文章於天矣。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者多矣。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理以強其巧，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永嘉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古義真韻。○古義又云：漢天河也。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然余大崔公超嘗云：是極細星，無名數者，聚光為之，或亦有此理。

卷金玉施形琢是考
美文章至矣夫其休
德之勉細紀四方之
人至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綱，喜張之為綱，理之為紀。○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疏：義天下之文章，至如追金琢玉者，則致其華美之極，而無以加矣。天下之物，至以金玉為之相質，則致其美好之極，而無以加矣。天下之為治者，勉而又勉，如文王則維繫人心之極，而無以加矣。○此以用心至極為興，蓋追琢金玉是貴重乎物，而用心致美之極，勉勉不已，是勤勞於事而用心致治之極，故取以起興。如此觀集注，至矣之云可見。○前稱濟濟辟土，此稱勉勉。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大雅
賦類

我王濟濟以貌言德之見於外也勉勉以心言德之存於中也
 ○總而舉之使之皆有所繫謂之綱詳而理之使之各有連屬
 謂之紀皆是聯比之意而綱則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
 不全孔夫曰綱者網之大繩舉綱為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紀
 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朱子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都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
 通解相質也言材質非質朴之質
 講意上章師道此章君道

棫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
 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入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比

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六帖此與下篇多興少賦故曰詠歌

瞻彼旱麓榛栝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栝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
 豈弟樂易也君之指受王也○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旱山
 之麓則榛栝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于祿也豈弟矣于祿豈
 弟言其于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孔疏陸璣云栝莖似蒼上黨人織以為斗筲箱器又屈以為釵
 嚴緝麓承山之氣者也其山高則麓之得其氣也深厚謂峰
 巒回合之所託雲雨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厚故草木茂盛
 疏義此皆莫之致而至者故以自然之理為興旱麓無意於榛

枯而榛栝自生。以其地之美也。君子無意於福祿。而福祿自歸之。以其德之盛也。○樂者。和樂也。易者。平易也。和樂而平易。必純乎天理。乃能然。周公以稱文王。即其所固有者。贊之也。召康公以戒成王。以其所當有者。期之也。○華谷嚴氏曰。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于祿非文主之心。詩人言于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非有心求之也。○慶源輔氏曰。樂易則優游寬裕。以自盡其在。我之理而已。是非有意於于祿也。自詩人詠歌之。則以為得所以于祿之道云爾。

六帖徐士彰曰。聖人一身理氣之所。統會所以為德者。有至順之實。則其所以求福者。要不出於至順之中。聖人豈有心於求福哉。理全於己。氣全於天。有至期然而然者耳。○張叔翹曰。漢人云。和氣致祥。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蓋天地間種種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成。而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故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自是實理。凡詩人所言福祿。皆此意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興也。瑟。縹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勺而裸之也。攸。所降下也。○言。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為於

言經言各

卷之六

詩經

卷之六

麋味而黃流不淫於尾武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浮人矣

孔疏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曰玉瓚圭瓚也

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嚴緝錢氏曰聘義言此德於玉縝密以栗注云縝緻也栗堅貌緝音治家也

疏義錫為青金○此物類相從之意而以必然之理為興輯錄解頤曰器之美者味亦美德之盛者福亦盛

麟按集傳降叶呼攻反古義與韻且疏一怪字米語小誤

○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豈第君子遐不作久

興也為鳴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為之在下無方及至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為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通○言為之飛則戾於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第君子而何不作久乎言其必作久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三章言作人之妙也為飛魚躍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第文主何不作久乎言必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上蔡謝氏曰為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各得其性也詩人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久似之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淵叶丁均反古義真韻○此章以兩

詩經

卷之六

詩經

卷之六

言然言然

項與一頂頗與追琢其章章體勢相類故疑是一人之筆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為福

也

孔疏駢牡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

通解此詩主歌聖德當每章皆及豈弟此章獨以祭而受福

為言故朱子補曰承上章云所謂承上章但承其豈弟非并

承其作人也各開說上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有化人之治

此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獲奉祀之福也

麟按集傳載叶節力反備叶蒲北反福叶筆力反古義職韻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興也瑟淺密貌燎豐也或曰煥燎除其荊草使木茂也勞慰撫

也

太全安成劉氏曰瑟字上章玉瓚故言鎮密此章柞棫故言茂

密

通解此章與上章全不相干涉亦各開說神不專指祭祀之時

之神須說得濶尊而天地親而祖考皆是也勞如思或啓之行

或翼之危為之扶顛為之持

麟按此詩六章言福者四然詩柄亦云詠歌文王之德則主仍

重德不重福也即言福亦以驗德自然必然之應其理如此三

章之作人此章之神勢正不必補入福字大約想像吼歌二字

則反覆申道各有成章牽拉連綴俱非以急耳或依無回說末

寺巫兒乃 卷十九 大雅 四冬 載

二章言其神之勞。王之求皆以豈弟也。則仍重一德自佳。
 ○莫莫首藹。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呂記程氏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說文曰。枚。幹也。可為枝。
 疏義為盛。則自施于條枚。德盛則自享乎福祿。文王之福。豈回
 邪。要求而得之哉。以足首章于祿豈弟之意。興與亦與首章同。
 太全鄭氏曰。言文王之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以要
 之也。○華谷嚴氏曰。有一毫觀倖之心。則邪矣。
 麟按。疏義雖言為盛則自施于條枚。然膠木注藹。藹類本章箋
 疏俱云。藹也。藹也。明是兩樣。

早麓示章章四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彛參訂

者類美德之
遺傳者

妃

思齊大任。文王之妃。思齊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
 賦也。思。語辭。齊。莊。婿。愛也。周姜。大主之妃。太姜也。京。周也。大妣。
 文主之妃也。微。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文
 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嫡於
 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至於太妣。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
 孫眾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妣。所以助之者。深也。
 孔疏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今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
 下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明季為司

詩經說約

卷之二十

詩經

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為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聘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邲於富妹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邲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邲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以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邲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謚何所據。

呂記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太任而成德可知矣。又曰太姜之後有太任太任之後有太姒此周之所以興也。朱氏曰春秋傳曰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邲雍曹滕畢原豐邠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為十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

輯錄王氏曰齊者母道也。婦者婦道也。麟按集傳男叶尼心反太姒十子而依富辰說又有毛邲雍滕畢原豐邠八人則俱武王異母弟也。古義錢夫錫云百男以驗其賢不主效言。

○惠于宗公神國時怨神國時惻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家邦統承國天下言文王儀法內施於閭門外至於兄弟又以此及於家邦下民者見居上之德教之德也上之德法也而法則及於彼故曰迎也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
 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順於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
 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
 后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也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
 其道也

鄭箋時是也

嚴緝無有怨恚而不滿者無有痛傷而降禍者

疏義痛之義與恨相近○無怨恫則祖考其安樂之矣○御迎
 也與之相接之意齊家則與一家之人相接治國則與一國之
 人相接○孝感於鬼神而教行於家國皆積盛致然也此言其
 德之所施者如此

大全豐城朱氏曰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人罔不
 孚此所謂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通解六句兩平惠宗公姑從衆就平日說惠字一句主我感神
 言神罔二句主神歆我言也家邦即天下意不可分拆

六帖刑字三句不重有厚重人無不化意

麟按集傳邦叶卜工反古義東韻六帖云此章三句為節秦碑
 所自出是也然又以妻弟為隔句用韻之變似不必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賦也雖雖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數
 同厭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
 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射

馬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大全華谷嚴氏曰在官則和在廟則敬其誠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間也。

肆我疾不珍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賦也肆故令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姜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珍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珍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珍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疏義此言德極盛故不因患難而有損德本盛故不資輔導而有益。不聞亦式者法由此立不待學而能不諫亦入者由仁義行不待矯而正。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撫其所遭之實事言之大難之來是亦定數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道爾故言其大難雖不能珍絕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式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事不諫亦入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矣。

麟按此下二章集傳俱無韻疏義大本云此與下章用韻未詳是也六帖則謂珍瑕式入德造數士各通章為一韻而未詳其說今據此章後二句式入本可相叶但瑕珍義未諧耳然字

成

言紹詩

彙別有瑕字都玩反音段石似玉或可假借成章乎魯詩世學則云瑕奚亦反與入叶亦一說然未著所出故古義不從

○肆滅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文之美

疏義造訓為猶曰能也孝弟謹信洒掃應對進退之類無不能之所謂有造也○譽髦即指有德有造言斯士即指成人小人之言

大全須溪劉氏曰兩章兩肆皆言其效○孔氏曰言長者道德

已成幼者有業學習○慶源輔氏曰此章則遂言其德感而無毀故天下人才無不無大皆有所觀感而蒙其成就是以令其為士者得其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文之美也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人之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為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蓋如此
麟按魯詩世學造叶七內反士叶時至反考字彙頗無據但古詩造字本可與署相叶士字本可與道相叶則其間韻脚必非妄設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

詩經卷內

卷二

五

職彙

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審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

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者憎式廓未詳

其義或曰蒼致也憎賞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

也此詩敘大主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

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可欲致者則舉大其

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主為

居宅也通解商非指紂大主蓋當祖申之時紂尚未生也但此時殷政

漸衰故云然夏帶說

麟按集傳赫叶黑各反獲叶胡郭反宅叶達各反通章一韻每

四句一截然是一串意○西土概言岐地指言

作之屏之其穡其斃脩之平之其灌其柎啓之辟之其樞其楮

穡之剔之其繫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蓄木立死者也斃自斃者也或曰小

木蒙密蔽斃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

也柎衍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樞柎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樞橫

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穡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

繫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輪又可蠶也明德謂明德之君

即大主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

所謂混夷駝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此章言大主遷於岐

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陰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木
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
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降
固而卒成王業也

孔疏釋木云立死苗斃者斃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苗斃死也
郭璞曰斃樹蔭翳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
木之害故曰苗也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蔭翳故曰斃
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入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
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木叢生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
莖小楊也陸璣疏云皮正赤如絳一名兩師枝葉似松孫炎曰
橫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

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檠桑柘屬材中為方冬官考工
記云方人取斡柘為上檠桑次之

嚴緝今日禹貢青州厥篚檠絲注云檠桑蠶絲中琴瑟絃

大全本草曰柘木理有紋亦可旋為器○慶源輔氏曰苗斃則
因其死斃而拔去之灌樹則因其叢列而修治之種柘凡木則
芟除之檠柘美材則攘剔之

古義蘇軾云山桑之絲惟東萊有之以此為繒其堅韌異常桑

人謂之山繭柘亦桑類埤雅云柘宜山谷林兆珂云柘樹高大
如桑然枝條婀娜葉大僅如掌耳周禮季夏取桑柘之火禮記
投壺篇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又古史考云烏號弓以柘枝為
也蠶書云柘桑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遠矣

麟按集傳楮叶紀庶反。柘叶都故反。六帖通章一韻。古義駢樹。霽韻。楮柘路固。遇韻。然亦四句一截。○花木考云。蘭生山。桑不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為紬。久而不敗。亦與子瞻語相發。然此產自近。自始尚價亦浦貴。鮮真者。

○帝省其山。柞棧斯拔。松柏斯斲。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賦也。拔。兌見綿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也。也。奄。字之義。在忽遠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大金豐城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大伯讓王季之日。秦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

業之既由成也。大伯當立而不立。文主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泰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主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其光。詩人所以再三歎詠於王季也。

六帖觀因心句。可見聖人但知天命而已。可讓則讓。不邀其名。可受則受。不避其跡。無意無必。忘爾忘我。其於天顯之愛。鞠子之哀。分毫無損。推而論之。堯舜禹之授受。其意亦只如是。○泰伯之讓。仰體天心。實讓也。使王季以形迹自疑。孫而不居。上通天命。中墜先業。下違兄意。此為因心乎。此為不因心乎。惟一心相與流通。無間故任而不讓。受而不辭。○張叔翹曰。按王季之友。愛其兄者。不拘拘於形迹間。故曰因心篤慶。錫光正所以成

其因心之愛也。詩人左言有深意。人罕知之。○又曰此詩三王各叙一段。語惟此叙王季處。上章接大王說下。與上文相照。下章又先插入文主。以起後二段意。如此則血脉聯貫。不板直不突兀。此詩人行文妙處。○王季上承大王。下開文武。雖有其勤之績。故無事是之可稱。詩人頌述。但稱其德而已。然只如此數語。豈不寥寥。詩人却從大王說到太伯之讓。直說到比於文主。施於孫子。他人枯淡處。他却翻出許多波浪。生出許多關節。如椽之筆也。此等處可以悟作文之法。

麟按總注本言此與下章天命王季則雖自太伯王季一語甚圓。然下即接云維此王季則作對之云。當謂季也。註云蓋自其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傳語更圓於經。可以直貫至文

王以下要其意思必有所注不必搖惑○集傳友叶羽已反兄
 叶虛主反慶叶祛羊反喪叶平聲則本章亦止帝省句無韻而
 拔兌對季、友通為一、叶兄慶光喪方通為一、叶六帖魯詩世
 學並同但維此王季慶不便作轉今據古義止以柞械四句拔
 兌對季通叶隊韻兄慶光喪方通叶陽韻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則友其兄三句直下為一連不復於友字更立韻脚則雖此章
 不可仍執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說而帝省三句帝作二句維
 此三句則友二句受祿二句各自為連段落猶楚也蓋因心
 則友則友其兄兩句衍文亦只是一句後人不解遂謂因心則
 友言其平時則友其兄指其受讓即不知此中何故分析始抹
 去焉可矣○詩傳闡云按古樂錄稱太王寢疾欲傳季歷於是

太伯與虞仲去被髮文身托為王採藥後聞太王卒還奔喪哭
 於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垂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適
 於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曰先王既殂長實異都哀喪腹心
 未寫中懷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官館乘他
 臺閣既除何為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思南隅瞻望荆越
 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按此歌蓋
 後人擬托然亦善為至季傳心矣○所云奔喪既畢不肯止適於
 吳當是實錄蓋至德如太伯必無父沒不奔喪之理伯既既意
 於讓必不復踵採藥衡山之故轍令人得以物色故知適吳在
 奔喪後也史記乃云太伯奔荆蛮自號句吳荆蛮義之從而歸
 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若荆即為吳者遂滋後人臆附後漢趙

燁云殷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太伯恐及於荆蠻起城周三百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卒葬於梅里平墟則又若吳即為荆者夫荆之距吳遠矣固若是其無辨乎焦氏筆乘又云何謂荆蠻古者中國亦有夷狄蠻之處於荆者或嘗徙於吳太伯至其所徙之地焉爾此皆知其一也未知其二也孔子稱太伯三讓必有所指夫適荆適吳亦云再而已矣此議古義亦載又引魯詩世學豐坊云史記周本紀謂古公長子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則太伯乃庶長而季歷為嫡出也太伯庶出則國非其有季歷固當立何以夫子謂之讓殊不知夏商尚質之世其傳惟在立長而未有嫡庶之辨至周始定立嫡之法蓋自太伯不以長自居而以嫡推季歷遂為萬世之準則夫子據商豐坊

稱之也據此則雖太伯虞仲不出太姜理或有之若謂商不立嫡則紂與微子本出一母尚以生微子時未立為后太史據法而爭終至立紂豐說非也亦不可不辨○追主太王王季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後事也太王初沒而王季為哀慕之辭即曰先王既歿自費被綻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猶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為慶刑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于

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於子孫也

巖緝克比如比卦之比于比及三年之比

疏義是非以事理言善惡以人品言克長能教克君能治

大全朱子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

通解設使不度其心必有不明不類等事不類其德音必有不明不類等語惟其先如此是以能如此○教誨師長之事賞罰

人君之權○克順是已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使民畏之也克比

是已能親下而下無不親使民愛之也

六帖帝度帝類即子貢天縱意○明類長君皆本諸身而未及

徵諸庶民也故又言王此大邦要見嗣大王岐周之業意

麟按此章韻脚轉折頗直節次則維此王季三句為一連其德

克明三句為一連王此以下各二句為一連不能拘四句一截

之法也其德從眾作王季之德無妨聚岡云世遠則疑於人心

之弗尊又文王德盛則難於俟後之不惑故靡悔亦足見王季

耳但據集傳云至於文王其德尤無遺悔而不曰猶無遺悔故

疏義及大全豐城朱注復有文王繼以極盛謂之靡悔則其德

純一無間之說則尤無之云自指文王下以既受帝祉炤王季

而施于孫子兼炤文王以下固無不可也辟如前受命既固及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意而稍衍長之至四句耳然曰比于曰靡

悔則意亦自顧躬王季不為無端以為其德是王季之德者恐

詩經說約

卷二十一 大雅

上

載在集傳

終後濡之見而紇陽無是也。○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
慈和徧服曰順三句俱本左氏傳。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
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

下

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
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
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姑
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
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
祜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

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
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
檀輿師旅以侵阮而往至於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
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
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大全朱子曰天豈諄諄然命之只是文主要德地便是埋合德
地便是天命之也○華谷嚴氏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必謂之
帝謂者言文王之心天實知之也○寧州涇州即今平涼府靜
寧州涇州茲隸陝西○廬陵袁氏曰無畔援則中止而不溺於
私無歆羨則剛大而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慶源輔氏
曰人心一有所畔援歆羨則流於私欲凡所云為必不能先知先

覺又焉能有可濟乎况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二病不去幾何而不流於窮黷也哉故此章將言文王之征伐而先言文王之無此病也誕先登于岸以涉水為譬也臨川王氏曰有可畔接歆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私怒也朱子曰此詩稱文王之德處是從無然畔接歆羨上說起後面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

通解全復詳曰畔接兩字相反歆羨兩字只是一意但歆羨深

說通此章以下皆文王之武功而冠以心體語者聖人之事功

即聖人之心體也

古義地理志云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按鶉觚故城在今平涼府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與邠州西界相接蓋亦戎翟間之國隋取文王伐密而民始附之意以靈臺名縣大邦與上章大邦同敢遊大邦謂不遵方伯之約束此密人不恭之實即下文侵阮是也侵說文云漸進也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胡安國云潛師掠境曰侵又穀梁傳云苞不民毆牛馬曰侵季云阮在密之南界亦近邠之國按說文云下也廣韻云抑止也徂即上文徂共之徂季云殷政不綱故諸侯放恣而密人敢侵小國然文王已為西伯則其所專征之地也於是整我之旅以遏密人徂共之

旅。整旅之旅。文王之旅也。徂旅之旅。密人之旅也。周自大王王季積累以來。獲福舊矣。今文王能過密。以安民。則帝遷之命至是而益繁。帝祉之受。至是而益固。故曰以篤周祜。孔云。以天下心皆向己。舉兵所以答之。嚴云。天下之望在周。所救者一既而為亂者懼。小國皆安。故天下之心以慰也。

麟按。此章當帝謂文王四句為一截。密人不恭三句為一截。五赫斯怒五句為一截。皆以韻作轉折也。下集傳叶後五反。以篤周祜。注疏子由詩集傳。呂詩說。嚴詩緝。疏義。大全古義俱作。以篤于周。祜。獨孟子。歐陽本義。豐氏魯詩世學。與朱集傳同。依其在京。侵自既。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過密人。遂從既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地府咸陽縣。

孔疏。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疏義。文王居程邑。凡三年。大舍華谷。嚴氏曰。侵自既疆。謂自既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密既接境也。○安成。劉氏曰。春秋書法。潛師掠境。曰侵。聲。

罪致討曰伐。此詩於密言侵於崇言伐，固非如春秋書法，例然其師既按，徂共之衆，則密人退歸矣。故周師既出，既疆而遂，侵之蓋亦出其不意而謂之侵也。○華谷嚴氏曰：文主以西伯討密之罪，豈有一毫畔援之私耶？既不幸而與密為鄰，幸而遇文王為伯也。伐崇有訊，載伐肆之事，而伐密不言者，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慶源輔氏曰：文主之兵侵密，乃遠曰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無敢陳其兵，飲其水者，辭直理正，威靈氣敵，莫有敵者，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程色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為萬邦之所趨，向，下民之所歸往。○華谷嚴氏曰：文主用心廣大，威德暢合，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故也。○新安胡氏曰：度其解原以下，即上章以篤周祜以對天下之實事也。其

字指密而言。○孔氏曰：程色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安成劉氏曰：文主伐密之後，而作程色，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方其伐之，討罪而已，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元以帝命發之。○咸陽，即今西安府咸陽縣，隸陝西。通解此侵字對上章按字看，按是彼入其地，而我出之侵，是入彼之地而侵之，阿乃大陵池，以受泉。六帖依字就心上說，與不震不動同意。○經文本只言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下句我陵我泉，字疊言成文也。麟按：集傳京叶居良，反池叶徒何，反依其在京三句為一截，無矢我陵四句為一截，度其解原三句為一截，亦皆以韻轉折。陝

我就我說無矢無飲就彼說故陟我可連侵自也。○無矢我陵
 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法亦與因心則友則友其兄
 一例。○岡即我岡亦說詩者如此耳連下六我字俱不必著相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接與爾臨衝以伐崇
 痛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
 猶與也夏革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鈞接鈞梯
 也所以鈞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
 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
 縣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

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
 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
 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
 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令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
 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
 帝之則而非我也

毛傳革更也

歐義我懷爾明德深遠不外為聲形不大為變革

蘇傳大聲以色外為之而內無有也長夏以革為之於窮約而
 忘之於盛大也文王之德不以識識不以智知漠然無心而與
 天為徒故無內外之異無窮達之變此天之所以歸之也凡言

帝謂文王以意推天也

呂記聲以色謂聲音與象貌也。夏以革謂後天與變革也。不天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此明德之實也。

嚴緝文王有四不。孔子有四毋。○天理之自然謂之則。即有物有則乃見天則。謂理之不可踰也。文王無一毫人偽之私。油然而順。安行乎天理之自然。所謂順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疏義既有渾然之德。又順自然之理。此文王所以為文王也。○詢問也。謂與師問罪。增釋金履祥曰。不大聲以色。則是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革。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改作。皆不為己甚之意。不識不

知全不用其私智

大全廬陵章氏曰。以諸侯之國為兄弟。亦未嘗稱王。一驗。○鄂縣。即今西安府鄠縣。亦隸陝西。鄠音九。

通解。不大不長。詩人之活辭。非謂猶有聲色夏革。但不大不長之而已也。中庸是斷章取義。不可援以為說。

六帖讐方句。要看得大文王之仇。天下之仇也。故興師動眾。為不得已。○叔翹曰。謂崇為仇方者。虎倡紂為不道。肆行暴亂。不遵方伯約束。是與我為仇敵也。註引史記語。似只以譖西伯之事。目為讐國。如此則文王之師。乃為復仇報怨之舉矣。且崇侯若無他罪。但以其譖已故讐而伐之。恐紂亦不能容也。又按戰國策。魯仲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

之於紂紂以為惡醜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
 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韓非子曰以智說愚必
 不聽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淮南子曰文王砥德修政天下二
 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怨伐余一人乃拘文王羑里皆不及崇
 侯之譖左傳謂文王因崇亂而伐之亦不言譖文王而見伐也
 崇侯譖西伯獨見史記周紀豈亦以詩有伐崇之事而傳會其
 說耶○兩帝謂文王之語是謂伐密伐崇張本文王伐密非有
 欲心所以行之者乃事理之至極也其伐崇也非張其聲威氣
 餒所以處之者皆天理之自然也嗚呼非周公言之孰知文王
 奉天不得已之心乎

古義陳祥道云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

麟按此章上下各六句為一截然上一截各二句為一連下第
 援非韻當帝謂文王勗爾仇方為一連同爾三句疊舉之辭直
 至以伐崇墉為一連也古義上一截職韻下一截陽韻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哉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
 四方以無侮臨衝蕩蕩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
 拂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賦割耳也軍法獲
 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
 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
 也附使之來附也蕩蕩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
 庚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

詩經卷二十一 大雅 文王 麟按此章 古義陳祥道云 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

言經言終 卷一 本 終

降○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釋文截字又作戰字林截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旁

蘇傳天子將出征類於上帝宜於杜造於彌禡於所征之地

呂記孔氏曰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為之○程氏曰古者類禡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疏義屬其左耳以其無聞也

輯錄玉藻云聽鄉任左鄉向同孔氏曰罪其不聽命罪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因壘而降句見左傳言不增兵但因其舊壘而崇自服○解頤曰閑閑然徐緩設之而不用也言言然高大縱之而未攻也連連相續而不絕也安安詳審而不暴也伐以聲其罪肆以奮其力絕以珍其祀忽以滅其國

木全考索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劔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慶源輔氏曰是鼓是附仁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三山李氏曰文王所伐者崇耳而四方之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詩經說 卷二十六 大雅 二十 載 義 居

言經言終
古義爾雅云是類是禡師祭也類者類於上帝字本作禡禡者
禡於所征之地埤蒼云馬上祭也楊慎云馬上祭曰禡其字从
馬猶車下祭曰較其字从車也按鄭氏於王制注謂禡祭禮亡
而於周禮肆師注又云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李
本不然其蚩尤之說謂黃帝聖人也蚩尤敢與黃帝拒戰逆臣
也何得與於祭此其理亦正然上古之事莽忽莫能明也
麟按此章上七句為一截下五句為一截然上截以臨衝閑閑
二句一連執訊連連二句一連是類是禡三句一連下截臨衝
第第二句一連是伐是肆三句一連也集傳禡叶滿補反拂叶
分事反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下章二章言天命太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
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講意通詩皆重天命說觀本文章章有帝命等字故朱子
於總注各以天命言之也每二章作一類以第二章詳其
事以足其意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咄庶民子來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
之所為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
以望氛稷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
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
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

以民方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孔疏營表謂以繩度量表以定其位處也經理而量度初始為靈臺之基址既度量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

呂記長樂劉氏曰經謂制其廣濶營謂定其基址嚴緝首句經度而始為之言始建也

疏義營表之表平聲即標識也謂標其位置○攻之成之即是子來之事

轉錄解頤曰望氣授察災祥憂民之憂也時觀游節勞佚樂民之樂也

不全毛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安成劉氏曰文王之臺其名如

此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也歟○

東萊呂氏曰作臺主於望氣授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

濬精神宣節勞佚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安成劉氏曰韻注

氣祥氣稔妖氣蓋察災祥別於此望氣節勞佚則於此遊觀皆

取其高明也○南軒張氏曰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民之

相與如此

古義關中記云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三輔故事云在豐水

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為辟廱靈沼括地志云今悉無復處

所惟靈臺孤立臺基猶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五經通義云

靈臺在於野中國之南附近辟廱積土增崇其高九仞極陽之

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

詩經卷之六 卷二十六 大雅 靈臺

麟按三輔黃圖又云靈臺高二十丈周四有二十步營與成
叶亟與來叶來集傳亦不直反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初魚躍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鹿牝鹿也伏言安其

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

初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嚴緝補傳曰凡詩謂文王為王者皆不作於文王之時

講意詩述民樂而曰王在者是後來借已之稱以為時人之語

麟按此章一韻然當各兩句一連上四句一截下二句一截濯

濯與翯翯為一類則不必并入攸伏內也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此以言文王在學宮而
有音樂之樂

虞植木於兩旁而對
若者其上三橫木謂之
栒業栒之上刻板而為
飾者

賦也虞植栒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

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為崇牙其狀樅然者也

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鏞大鐘也論倫也言

得其倫理也辟壁通靡澤也辟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

水旋五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靡

呂記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為倫蓋本諸此

嚴緝書無相奪倫

疏義倫理條理聲音敬如無相奪倫

大孔氏曰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五者為虞謂橫事

者為栒栒上加大版刻版如鋸齒為飾其懸鐘磬之處又以采

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一段

氏曰鐘虞飾以羸屬磬虞飾以羽屬器異異虞故也鐘磬之箭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筍然箭兩端又有壁翬鄭氏謂載壁垂羽是也蓋集虞所以架鐘磬崇牙壁翬所以飾箭虞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壁翬至周則極文而二者具矣此有磬所以言設業鼓虞崇牙樹羽也○安成劉氏曰貫鼓身高八尺而其鼓之面皮所冒者徑四尺也中圍者謂鼓腹也鼓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鼓腹之圍加以三之一則其圍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黃氏曰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故曰於論於樂於歎辭也○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璧然以水繞玉所以即約觀者令在外觀也○朱子曰振鷺之詩曰于彼西雍說者以雍為

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別莊周言文主有辟雍之樂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其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華谷嚴氏曰三章四章皆述辟雍作樂之事文主既遠固沿遂於辟雍作樂也○安成劉氏曰古之教者固不廢樂而太射之禮亦先用樂作樂於辟雍無可疑者此後兩章自說辟雍作樂之事先兩章自說遊觀靈臺之事也

古義按考工記梓人為筍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以為牲麤者明者鱗者以為箭虞厚脣弁口出自短耳大胸耀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常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太聲而

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虞是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銳
喙決吻數自顧脰小體審腹若是者謂之羽屬常無力而輕其
聲清揚而遠聞無方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
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虞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
身而鴻若是者鱗屬以為筋自孫炎郭璞據此文以虞為懸鐘
磬之用俗說相因皆謂此但懸編鐘編磬之類耳豈知編鐘編
磬乃樂之小者若下文賁鼓維鏞各有虞此詩二句連言故
知所指者乃賁鏞之虞亦舉大以該小也何以明之明堂位云
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縣鼓此三鼓即建鼓也建鼓乃少昊
氏所作之大鼓夏加四足故以是名殷人杜貫之故以楹名周
人縣之故以縣名是則周大鼓用縣之明據矣故劉熙釋名云

所以懸鼓者橫曰奠奠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虞虞舉也在旁
舉虞也又廣韻云飛虞天上神獸庶頭龍身凡鐘之拊飾為此
獸故謂之虞陳祥道云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
之鐘大鐘也大鐘特懸詩書爾雅所謂鏞是也非十二辰之鐘
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鐘是也管子霸形篇云桓公起行筍虞之
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大鐘鳴是又大鐘用縣之明據矣然則
考工記所云鐘虞磬虞者何居愚意大鐘大鼓之虞皆任重之
類當用鐘虞編鐘編磬之虞皆任輕之類當用磬虞於鐘虞不
言大鼓於磬虞不言編鐘者互見之也又按鬻子云大禹銘於
筍虞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是又非鐘鼓有虞之證
乎爾雅云大版謂之業說文云筍虞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稷

於堂上歌且鼓琴瑟是
樂者之所事也自外聞器
聲之方知今時財矣
樂

言經說

卷二十一

三

樂

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齟齬相承也賁通作豷說文云大鼓也爾雅云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鋪說文云大鐘也爾雅云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孫鑛云東漢左辟靡右靈臺正是法周蓋二地相近麟按朱集傳虞植木以懸鐘磬鄭箋懸鐘鼓諸家從之頗相牴牾得上玄子先生說而始辨又靈臺辟靡每云相近尤是鍼線表準正論故可不讀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鼗鼓逢逢矇矇奏公賦也鼗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矇矇而無見曰矇無矇矇曰矇古者樂師皆以矇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鼗鼓之聲而知矇矇方奏其事也

釋文矇矇子珠子也

孔疏有矇矇而無見曰矇即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矇矇則矇當無故曰無矇矇曰矇

大全華谷嚴氏曰申言鐘鼓辟靡之樂詠歎不能也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方言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疏義靈臺辟靡本不同處在靈臺則有靈臺之樂在辟靡則有辟靡之樂與民同樂隨處皆然故民樂之而詩人得以述之也

詩經說

卷二十一

三

樂

言終言終
大全華谷嚴氏曰文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游於園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雍也又樂其有鐘鼓之音所謂文王鼓樂於此欣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定宇陳氏曰靈臺一詩辟雍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鐘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雍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民樂其樂蓋至此矣○豐城朱氏曰前二章言靈臺之游觀後二章言辟雍之教育游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蕃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故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殆將與賢者共之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主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此章美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大全豐城朱氏曰聖人興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天之神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天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大王王季文王

既没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麟按集傳京亦叶居良反古義陽韻兩句一連通解云在夫句起下不帶上是。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蘇傳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嚴緝箋曰孚信也。

言王德成王者之信也
以為天下之法長與衆
求世之信而不忘故以
其孝為天下之法也

六帖即夫子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天下信之說通世德作求配京之實也。作求之不止便是永言配命此即成孚之本。

麟按集傳孚叶孚尤反古義芳尤韻尤韻亦兩句一連說。○薛詩說云能使天下皆信之然後為王者之信。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呂記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為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惟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

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為武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武王之孝可為天下之法，此所以為達孝也。

謂德教加於有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應。侯，維。服，事也。

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

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蘇傳人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

其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

嚴緝李氏曰：順德者，孝也。○天下媚愛於武王而應之以順德

所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亦有孝思，昭昭然

能嗣其先世之事也。

疏義自二章至此，反覆其詞，又以首章之意詳言之，蓋美其善

於終述而得天下之心也。順德者，民之順德也。上以孝思感乎

下，下以順德應乎上，感應以類於此見之。○此詩見武王之孝

下篇適追來孝，見文王之孝，二聖人事業非得已也。以卒前人

之功耳。

通解此章與前二章俱是一意，但前二章自武王身上說及天

下去，此則自天下說歸文王身上來。雖其語勢不同，而其意則

未始有異。故朱子嘗謂生民是序事詩，序那首尾要盡下武有

聲等詩，却有反覆咏歌意思，蓋以此耳。

麟按集傳服亦叶蒲此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猶所止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

則以荷天祿而不替矣

疏義此下二章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福後世者如此後主之舉

思如武王則無不受福矣

講意此與下章俱重武王身上說萬年言其久非壽也

六帖此章見創守一道下章見天人一理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遺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遐何通佐助也

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大全周末云云安成劉氏曰事見周顯王二十六年此借引之

故朱子初解此下有白其事則猶此也但秦以力周以德耳○

慶源輔氏曰豈不有助乎者言天下皆來朝賀於周則豈不有

助乎周家也哉

古義受天之祜語聯上章當主後白子孫言四方來賀所謂四

海之內悉主悉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

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脉通貫非有誤也

又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丞哉

詩經

卷二十六

三

禮儀

此章欲言文王遷都之事而先推其本意而言

賦也通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詞駿大丞君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其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鄭箋聲令聞也

疏義聲聞也與赫赫厥聲同○此章已包下三章之意求厥寧

觀厥成皆指作豐之事而言也

通解但此亦汎說故曰推本

六帖丞字此章本叶寧成次章以後因用不叶如騶虞之例

占義聲聲寧成庚韻每章各用丞哉一句結不用韻亦變體

麟按六帖所說古韻古義所說今韻也俱通然騶虞落句則集

傳本亦自叶

○文王受命有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丞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鄆縣

杜陵西南

疏義首章言有聲此章言有武功四章言王公伊濯一物也言

之有下句耳

築城伊瀆作豐伊四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丞哉

賦也城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各八尺四稱棘急

也王后亦指文王也○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

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

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大全慶源輔氏曰王王也追稱也后君也本稱也○晉山蘇氏曰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定字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於天此章言作豐追孝於前以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心也○華谷嚴氏曰此明作豐之心也

麟按洫與澮異城溝與成溝異改洫為澮自毛鄭以下至韓詩陸德明子由坦殊並同改成為城則疑朱子所創嗣宗辭而闕乏是也然今亦姑且從俗集傳考許六反與欲叶○洫韓詩云深也說文成間洫也澮疾流也字彙同洪武正韻澮洫互解如

毛鄭說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丞哉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

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積榦也

疏義載黎伐密文主之用兵不一矣而伐崇則其功之最著者也○四方攸同有所歸也王后維翰有所附也至此而三分有二矣

麟按集傳幹叶胡由反○以上言文王遷豐之事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丞哉賦也豐水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於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鄭箋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嚴緝一統天下其事又大也

通解言此者以為下文遷鎬張本

鎬京辟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起不服皇王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水二十五里張子曰周

家自后稷居郃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於豐至武王

又居於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

辟離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離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離武王

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

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

天下自服也

大全廬陵彭氏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故遷鎬而成辟離劉氏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源也

通解此章本重遷鎬上須以鎬京二字提起辟離乃遷居中第一件大事故特言之

麟按詩之不可以兩句一連依韻轉折者惟此等然坦叔云四

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古義左傳周景王曰我

自夏以后稷魏郃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

東土也巴濮楚鄧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

次第正與此同周自西土興近者先被其化其後乃漸及於東

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已南行於江漢其後乃漸及於北

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辭亦立言之序也則亦可想像因緣

為說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丞哉

此章追序武王經營鎬京之事

詩經說約

卷二十一 大雅

三

職 廣居

賦也考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謚者追述其事之言也

嚴緝言稽考之於龜卜者武王也其所卜為欲居此鎬京也以吉為取正於龜而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也龜兆告吉而武王作都以居之是成其吉兆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五章六章先稱武王為皇王至此章以後乃舉武王之謚故朱子引橫渠說明此詩為追述武王之事以證其後所論鄭譜之誤爾○豐城朱氏曰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

通解此是鎬京辟靡初頭事首四句須一氣說

麟按集傳京亦居良反與王叶正諸盈反與成叶

○豐水有邑武王豈不仕論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主也○鎬京猶在豐

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

賦也言豐水之旁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

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不遷耳

疎義此用人物各有兩事為興而有字與豈不字互相呼也○

以燕翼子謂以安其能敬之子○遷都定國所以裕後昆也漢

武帝嘗謂吾當其勞以逸遺汝語意蓋如此

大全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芑况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

為事乎。慶源輔氏曰：此章兩說雖不同，然以遺孫謀安翼子為武王之事則同也。第二說雖覺輕快，然首句著箇豐水有芑，一句畢竟似興體。

麟按：以上言武王遷鎬之事。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也。木全慶源輔氏曰：每章皆言烝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歎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為，然後於君天下為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有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二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終

詩經說約

卷之二十終

歲時

